

/13



周信芳全集

文论卷一

上海文化出版社

周信芳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13

周信芳全集

文论卷一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信芳全集. 文论卷. 1 / 周信芳著; 黎中城, 单跃进主编.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35-0317-2

I. ①周… II. ①周… ②黎… ③单… III. ①周信芳
(1895~1975)—全集 ②京剧—戏剧理论—文集 IV.
① J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7652 号

出版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黄慧鸣 毛小曼
封面设计 胡 斌
版式设计 汤 靖
责任监制 陈 平

书 名 周信芳全集 文论卷一
作 者 黎中城 单跃进 主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网 址 www.cshwh.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凯基印刷 (上海)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一版 201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317-2/J.096
定 价 70.00 元

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电 话 021-51870080

《周信芳全集》顾问及编辑人员

顾 问 刘厚生 郭汉城（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科 马博敏 孙重亮 汪 培

沈鸿鑫 张丙昆 张鑫海 尚长荣

周少麟 龚和德 萧润增 黄菊盛

主 编 黎中城 单跃进

副主编 蔡世成 周有成

编 辑 贾瑞红 赵微娜 沈 磊 陈慧君

冯 钢 金国贤 周忠庆 周贝来

文论分卷 主 编 蔡世成

副主编 贾瑞红

出版策划 王 刚

出版统筹 黄慧鸣 毛小曼 何智明 王爱琍 陈 平

审 读 李国强 林 斌 王 刚 胡晓耕 何智明

责任编辑 黄慧鸣 毛小曼

编者的话

这是一份不可丢失和湮没的文化遗产。

这是一项不容忽视或拖延的历史任务。

随着岁月的流逝，像周信芳先生那样曾为我们民族的文明发展作过杰出贡献的大师，不可避免地会渐行渐远而淡出人们的视野。于是，将他们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搜集拢来，传承下去，以期发扬光大，晓喻后代，便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信芳，海派文化的一代宗师。由于他和梅兰芳等一批艺术精英的涌现，20世纪的中国京剧跨入了“京海融汇”、“众星璀璨”的鼎盛时期。作为国粹艺术的一座丰碑，他曾以创立麒派艺术的瞩目成就和推动中国戏曲近代化进程的卓著功勋，得到世人的尊崇。周信芳艺术研究会和上海京剧院决心承担起历史交付的使命，组成编辑团队，与上海文化出版社联手编纂出版《周信芳全集》，目的正在于将博大精深的周信芳演剧思想和艺术成果汇总成集，传诸后世。从筹资立项

到搜集资料、出版发行，迄今已逾十年，工程之大，难度之高，超乎想象。

《周信芳全集》篇幅宏大，资料翔实，所载内容跨越半个多世纪，涉及剧本、文论、曲谱、佚文以及影像、演剧广告等诸多方面，计划以图书和音像两种形态分别予以全面呈现。

其中，剧本部分，汇集了上海京剧院所藏周信芳先生编写和演出的剧本，这些包括手抄、油印、影印、铅印诸本甚或单篇、残本在内的资料，不仅版本殊异，格式布局不一，唱腔板式时有时无，笔误和手植错讹亦为数不少。我们遵循尽量保持历史资料原貌的原则，比照多种版本，进行适当的勘误、校正，不妄加增删，以利后人了解和研究。文论部分，除已结集出版的文章之外，还特别增入了散见于各类报纸杂志的作品，并于文末标明出处，以利查询。曲谱部分，所收录的40部戏的唱腔曲谱，除个别唱段参照上海京剧院档案资料整理成谱外，大都根据大师生前录音听写记谱而成，每遇同一唱段而唱腔有所不同者，辄选取其最具代表性者。《全集》所辑佚文部分，系十年编纂工作中意外获得的珍贵资料总汇。这些从未面世的文字涉及大师艺术人生的各个领域。此部分尚不完整，但相信随着编辑整理工作的持续进行，新材料必将不断涌现，我们亦将在现有基础上适时给予增补出版。

为了方便研究者清晰了解周信芳先生一生的事业发展轨迹和丰硕艺术成果，《全集》还特别增设了影像部分和演剧广告部分。其中，影像部分荟集了周信芳先生各个时期的剧照、生活照、工作照。演剧广告部分则收录了大师演出的报刊广告，既摘其要义编制表格供人研究，又全数作了图像扫描，录入数据光盘，以备查考。

为全面展示一代宗师周信芳先生的演剧艺术，《周信芳全集》的音像部分，

汇聚了大师所拍京剧电影、纪录影片片断以及唱片公司、广播电台收藏的唱片、录音和实况转播资料等，并将以电子音像的方式另行出版。

《周信芳全集》編集之初，原拟取名《周信芳艺术大全》。由于大师的艺术实践与工作生活密不可分，他本人既是名角亦擅管理，集编剧、导演、作曲、评论于一身，且社会活动丰富，生活内容充实，人生道途曲折，学养深厚，情趣多样，单以“艺术”二字概括，唯恐以偏概全。斟酌再三，最终定名为《周信芳全集》，或可表达一层意思：对于大师的研究，只有立体、全面、深入地解读，方能真正认识其非同凡响的才华与独特辉煌的成就。至于许多目前仍然散落于民间的资料，我们将在各方的帮助配合下，不懈努力，不断发掘，以臻完善，名更符实。

《周信芳全集》的问世，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全面支持，也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在项目立项和资金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此，我们谨向曾经给予此项工作大力支持的政府领导部门，提供丰富资料的单位和个人，周信芳先生的亲属，以及所有为编纂出版《周信芳全集》付出艰辛劳动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014年12月

目 录

- 对于《别窑》的一句 / 1
- 南翔重游记 / 2
- 谈谭剧 / 6
- 怎样理解和学习谭派 / 14
- 最难演之《雪拥蓝关》 / 22
- 乌溪镇的《渭水河》 / 23
- 老头儿戏要成绝户了 / 24
- 吾惋惜姚俊卿之聪明 / 25
- 最苦是中国伶人 / 27
- 汪笑侬先生轶事 / 29
- 汪笑侬之诗 / 31
- 壹盏灯轶事 / 32
- 读徐则曾的《顾误录》 / 33
- 《〈探母〉新旧剧词商榷》之商榷 / 35
- 理想的剧场——戏德 / 37
- 论张飞 / 38
- 唱腔在戏曲中的地位——答黄汉声君 / 43
- 新腔和老调 / 47
- 伶人亦有自由否 / 48
- 皮黄运动话“东方” / 49
- 整理戏剧之我见 / 51
- 写于诸君稿末 / 52
- 戏剧生活 / 53

- 剧史剧照剧评的重要 / 55
-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的发言 / 58
- 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纪念戏剧界笔谈会讲话 / 60
- 论学习、改造的重要
——八月五日在上海市第二届戏曲研究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61
- 谈穷生戏 / 64
- 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 66
- 戏曲工作会议的收获 / 69
- 我们的光荣使命 / 71
- 我所知道的刘喜奎 / 72
- 共产党使我们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 73
- 《信陵君》的演出 / 74
- 戏曲艺术为保卫世界和平服务 / 76
- 互相学习，提高戏曲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平 / 78
- 伟大的成就 / 79
- 我的喜悦和感受 / 80
- 祝展览演出的成功
——十二月四日在《罗汉钱》招待演出会上的致词 / 82
- 我欣慰活在这个时代 / 84
- 巩固赴朝慰问演出的收获 / 86
- 更好地致力于文学艺术创作 / 89
- 巩固收获 克服缺点 / 90
- 虚心学习 共同进步 / 93
- 衷心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培养和领导
——在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会上的答词摘要 / 94
- 巩固成果 坚持斗争 / 97
- 奔向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 / 98
- 京剧《四进士》和银幕上的《宋士杰》 / 99
- 演老戏，也要演新戏 / 101

- 和我们一道工作的苏联同志 / 102
- 中苏两国人民亲如同胞兄弟 / 105
- 上海一向出戏出人，现在为何出不出了？ / 109
- 我们的责任更大了 / 110
- 右派分子做了我们“教员”，证明必须加紧学习站稳立场 / 111
- 迎国庆，反右派，演好戏 / 112
- 访苏杂忆 / 114
- 建议戏曲界不演坏戏 / 117
- “十月革命”的洪流不停地向前 / 119
- 小别 / 124
- 在演出实践中改造自己 / 126
- 向山城告别 / 128
- 戏曲演员的思想改造和“红透专深”问题 / 129
- 再会！热情的西安观众 / 132
- 在“大跃进”中的石家庄演出 / 134
- 向太原市的劳动人民告别 / 135
- 七省巡回演出归来 / 136
- 东风频吹 百花争妍——祝上海市 1959 年戏剧会演开幕 / 138
- 初演《义责王魁》 / 140
- 从取长补短谈到新老结合 / 141
- 加强学习，继续跃进，不断提高艺术质量 / 143
- 永远忘不了这庄严的时刻——在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上的发言 / 145
- 跃进，跃进，永远地跃进！ / 147
- 热烈欢迎你，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 / 151
- 欢呼十年胜利，跃进再跃进！ / 153
- 推陈出新的陕西戏曲 / 157
- 朵朵鲜花向阳开——在上海市一九五九年话剧、戏曲、杂技、评弹青年汇报演出
开幕式上的讲话 / 159
- 在上海京剧院师生座谈会上的发言 / 161

- 在上海京剧院拜师典礼大会上的讲话 / 163
- 我的祝愿 / 164
- 春暖花开迎嘉宾——祝日本前进座剧团访问演出获得成功 / 166
- 让美帝国主义发抖吧！——写于六月二十六日上海街头 / 168
- 欢迎英雄越南人民的文化使者 / 170
- 看保加利亚的民间歌舞 / 172
- 送戏剧下乡 / 174
- 一元开始 万象更新 / 176
- 忆汪笑侬 / 177
- 十年来的舞台生活 / 183
- 《周信芳戏剧散论》跋 / 188
- 喜看黔剧《秦娘美》 / 190
- 满台新人 后生可爱——喜看徽剧《水淹七军》有感 / 191
- 演员谈读书——在剧协上海分会召开的“读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 193
- 悼兰芳同志 / 194
- 安息吧，我的好同志！——悼梅兰芳同志 / 196
- 悼念梅兰芳同志 / 198
- 五个十二年 / 202
- 感奋与心愿 / 205
- 学习兰芳同志，向新的高峰前进——为梅兰芳舞台艺术电影周而作 / 207

对于《别窑》的一句^①

九月十一日，读罗我君《礼义廉耻室剧话》。内论《别窑》薛平贵唱“薛平贵难舍王宝钏”一句跷辙，非不能纠正。

《别窑》这段快板的词句，宝钏唱：“从空降下无情剑”，平贵唱：“斩断夫妻两离分”，宝钏唱：“王宝钏难舍薛平贵”，平贵唱：“薛平贵难舍王宝钏”，宝钏唱：“流泪眼观流泪眼”，平贵唱：“断肠人送断肠人”。

不错，第四句是跷了辙。我以为，夫妻分别的时候，这种白话式的唱句，只当是因话答话。拿第六句词儿来想想，情景真很自然。唱这第六句的时候能够把夫妻分别情形，完全描写出来。

要改辙吧，恐怕意思不如这六句浅显真实；要把当中两句删去吧，衬托不起那句“断肠人送断肠人”的劲儿来。

所以，我的愚见，这六句可以不必改动。诗文也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的两句常谈。不知罗我先生意下如何？

根据 1928 年 2 月《梨园公报》刊印

① 本文署名士楚。

南翔重游记

我记得那年是壬戌，同旭初（冯子和）、柏如（周五宝）、梅笙（王灵珠）、林如松、宋志普、李庆裳、李祥云、程毓章诸君，游过南翔一次。光阴迅速，转瞬六个年头了。

那一天是礼拜五，黄梅笙、张景秋二位先生，约我和王芸芳、高百岁、田桂芳三位，到极司菲尔路花园去拍照，百岁忽然想起旅行，目的择定南翔。

张君说：“好极了，南翔我有亲戚，可以先写信去，关照预备。可是择定礼拜一去，谁失约谁受罚。”

哪知到了星期日，大雨滂沱，天蟾的后台地窖内水深三尺，后门石阶下也有一尺多水。张君恐怕不能如约，到后台询问明天去否。湘帆（芸芳字）说：“风雨无阻。”大家便决定早些起来去旅行。

九月十七日（阴历八月初四日），我记错了火车的钟点，是九点二十分。直到九点五分才到北站，一看一位也没有来，我想先到票房找我的朋友，打听开车的时间。

一进票房，就碰着袁鸿庆君，问我哪里去。我说到南翔。他说：“哎呀，九点十分要开了。”我说：“不好了，芸芳他们还没有来，怎么办呢？”他说：“芸芳已到月台上去哩，你快去吧。”便拿了一张车票给我。我拿了就走，可是这票钱，至今还没有去还账。

我进了月台一看，这位张君景秋，满头是汗，口中念念有词地说：“急死了，急死了。”湘帆迷觑着眼，紧皱着眉，是没有睡醒的样子，对我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果然没有失信。”那位不能完其所说的田桂芳，在那里指手画脚，连笑带说，但是到底没有明白他说的什么。百岁说：“快上车吧，开了。”我们四个就一齐登车。笛鸣一声，车轮转动，就离开了上海。

景秋说：“你要不来，我一定罚你。我最恨黄梅笙没有来，再来再与他算

账。”一面说着，一方面拿糖果给我们吃。小老爷（百岁）是来而不拒的，大吃特吃一阵，一直吃到了南翔，还没有住嘴。

二

车已停了，我们下车出站，那些黄包车都拥挤上来，对着百岁问道：“先生，你们到天主堂，我们拉你去。”

百岁被他们这一问，问得莫名其妙。原来百岁这天戴着白布通草太阳盔，身上穿着黑呢的学生装，脚上蹬着过膝盖的黑色长皮靴，车夫当他是天主堂的教士，所以这样问。

景秋君晓得了这个意思，笑了一笑，对黄包车夫说：“拉我们到李宅去。”黄包车夫也觉得是错了，这才把我们拉到李宅。

进门先拜见主人——张君的表嫂，承蒙主人非常款待，茶点后又又在菜圃中摘了许多扁豆，砍了许多芦粟给我们吃。

这里是三间房子，一座葡萄架，一方菜园子，我想：“自己若有了这个所在，好像是世外桃源，简直没有烦恼。”心里羡慕得不得了。

张君对我说，他还有一个表嫂，十八岁寡居，凭着两只手刺绣生活，绣一朵花二十文，二十多年的积蓄，才造得这三间房。这正面的一副对联，就是他那寡嫂的一生总论。我们看了看，越发觉得这三间房宝贵了咧。那对联是：

积十指金，累年辛苦；

盖三间屋，晚境优游。

下款是“李保庸书贺”。

读罢赞叹不已。主人又端上五盘子最出名的南翔馒头，大家又狼吞虎咽地大吃了一顿。张君殷勤劝进，小老爷却之不恭。比较起来，还是小老爷吃得多些。

十一点钟光景，湘帆弟拿着小摄影机，小老爷拿着张君一个大的，田桂芳拿着三脚架子，我们五个人，冒着小雨到南园去。

三

由北大街行至八字桥转弯，穿过雷寺前街，到莫家弄。

湘帆见沿河一株空心大树，树干只有右边一面，然而却是枝叶繁茂。湘帆正

要将那棵树摄影下来，旁边有座石桥，石桥上坐着一个老人，赤着脚，抽着旱烟，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瞎费工夫，这棵树是成了神的，多少人来拍照，都拍不上咧。”

我听了土人的话，好奇之心油然而生，叫湘帆弟用大镜来摄它两张，倒要看看它拍得上拍不上。湘帆就拍了两次。

给树神摄影之后，没走几步，就到了南园。南园我可是第一回来，里头的花木亭石，都布置得很精致。这个时候，太阳复出，许多黑白蝴蝶儿在花上飞舞。那黄绿色的叶儿、软如茵的草地，都是被雨洗过了。云是成块成片的在天上飞奔，烟是由着那风缓缓地把它布满。趁着这个雨过后的景致，日刚出的光线，就在那茅亭中、竹林旁、山石上、栏杆前，拍了许多的照片。

拍完又下起雨来，我们就在客厅上围坐茶话。

四

壁上书画，皆出名人之手。园中景色很幽静，很沉寂。天乍阴乍晴，日时出时没，牛毛般细雨纷纷下着，谡谡瑟瑟是风吹松竹的声音。觉得精神上非常愉快。

到一点钟天又晴了，我们回到李宅午饭。

二点钟又去同游古猗园。行到管家弄，我闹出一桩笑话。张君说：“你看看字都快没有了。”我抬头一看，当是个酱园哩。我就说：“大酱园三个字都看不出来。”惹得他们笑个不住，我仔细一瞧，也便大笑，原来已到了古猗园了。

那三个字，一个“古”少了口字，“猗”字迷糊了上边，少了下边，猛一看，好像“大酱”两个字。他们笑的是我识了别字。

进了古猗园，园中景物依然，但是多年失修，再加连日雨水不停，只有不系舟一处，尚可憩处。余者亭阁内，水深尺许，不能涉足。池内还剩下些残败荷叶，上面的水珠儿滚来滚去，也觉得有趣。

游赏一小时，已到四点钟了，因为芸芳七点半钟就要登台，只好预备回申。葛园之游，只能俟他日吧。

匆匆回到李宅，黄包车也来了。主人还预备翡翠馄饨，给我们吃点心。我们哪里吃得下，又不忍辜负主人的心，只好吃了些尽个情儿。

四点半钟拜谢过主人盛情，坐黄包车到了车站，那雨越下越大，我们还有余兴，在轨道上冒着雨跑了一回。

四点五十五分火车来了，这才离却南翔，回到了喧闹的上海。

这一天的旅行，并不觉得疲倦，而且都很适意，都很爽快。

想一个人天天在名利场中争雄逐利，本来未免太冤。若能够一星期内快乐一天，对于人生却也增不少趣味。

根据 1928 年 9 月《梨园公报》刊印

谈谭剧^①

现在人们对于学谭，真是风行一时，我便大胆地来谈谈“谭学”，把我以前看过老谭的戏，胡说一下吧；倘有人对于我的胡说，有所指摘，那倒是抛砖引玉呢！

谭先生，我承认他是赋天才、富经验、真善美、能革新、富有思想的戏剧家，否认他是“专攻一门，刻板的伶人”。记得我那一年才十三岁，在北京广和楼演出的时候，就听说老谭的艺术怎么样高明。《打鼓骂曹》、《李陵碑》等戏，一年才演一次。每逢演的日子，园子门口摆着一面鼓，就是《骂曹》；摆着碑，就是《碰碑》；另外有个小广告，用黄纸一条，二寸宽，一尺长，写着戏名，连人名都不写，就会满座。因为那个时候，各人有各人的专门好戏，谁也不敢唱人家的戏，都恐怕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讥评。就是老谭自己，也有许多能戏，牺牲不演：老生戏唱不过汪桂芬而不演，武老生戏唱不过俞菊笙而不演。他所演的，全是别人所不演的戏，如《琼林宴》、《定军山》、《战太平》、《御碑亭》、《战宛城》、《空城计》等。他拿他的长处来巧妙运用，显得他文、武、唱、做兼全，这是谭的巧妙处；也就是汪、孙、俞、杨的不及处。我羡慕得了不得，有心去领略领略，但是受时间的限制，在京半年，简直没有看过老谭的戏。

转过年来，又至北京燕喜堂。那一天公事完毕，有人说中和园还没有“打住”（散戏），我就赶到煤市街中和园，场上（台上）是贾洪林的《雪杯圆》。《雪杯圆》下场，上来一个和尚、一个瞎子，原来是《逛灯》。瞎子[倒板]是“未曾下雨先阴天”，忽然加白说老板（指谭）来了没有。和尚说没有来。瞎子说没来，那么我再唱。直唱到和尚说来啦，方才下场。天已晚了，园中漆黑，台上两边有两个人打着两个火把（那时候北京还没有电灯），还不知老谭唱什么戏。因为北京当初的海报（墙上贴的黄纸广告）上，只写吉祥新戏四个字，不贴戏名；有好戏，单飞个

^① 本文署名士楚。